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国际空间之维

陈宗权

【内容提要】现代化发展总是依托于特定的国际空间。从物理维度看，国际空间是物质的延展性实存；从社会维度看，国际空间是建构的关系性聚合；从精神维度看，国际空间是表征的概念性构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的全球流动推进国际空间的生成与运行。资本驱动的国际空间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现代化的扩张逻辑，并产生了双重后果：一方面，它使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导致物质财富在国际空间的分布严重极化，权力关系在国际场域中向霸权国家聚合，霸权秩序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不断固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主动引领国际空间的演进方向，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所形塑的国际空间的两极分化、权力支配和霸权逻辑，推动国际空间实现正义转向。

【关键词】国际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资本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① 这一超越具有全面性、深刻性，且内蕴历史必然性与现实不可阻挡性。任何现代化进程都依托于特定的空间载体，因而国际空间构成审视现代化实践路径与理论建构的基础性维度与必要视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②。主动运筹国际空间，既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应有担当，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必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我们既要警惕、抵御西方国家破坏国际空间正义的霸权行径，又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塑造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保障中国国家利益的正义空间，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真正超越。

①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294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理解国际空间概念的三个维度

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① 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及其对自然的改造，社会形态的演变与历史发展，商品、货币及各类生产要素的流通、积累与增殖，以及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性建构，无一不是在特定空间中展开，并在此过程中生成人类所感知的物质世界与意义世界。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解释力的范畴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不仅构成了当代空间理论的重要源头，更在后续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实践中展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②。20 世纪中后期，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方法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推进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试图“在空间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更为灵活和更为辩证的关系”③。这种空间转向重新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历史价值，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等积累与剥削机制，但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贯彻不足等问题，个别理论支脉甚至存在滑向“空间拜物教”叙事逻辑的风险。就当代国际空间实践而言，“马克思依然‘在场’”④，因此，有必要深化对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当代阐释，科学揭示西方现代化在国际空间的运行机制及其霸权本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空间正义的重构及其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实质性超越。

从概念逻辑上讲，国际空间仍属空间范畴，是空间概念在国际领域的延伸与具体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专门系统论述国际空间概念，但其关于资本全球化与世界市场的论断，在理论逻辑上深嵌于国际空间场域；加之“共产主义”“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资本流通”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阐释与普遍运用，国际空间已成为我们考察物质实践和范畴意义时不可回避的视域。那么，究竟何为国际空间？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定，国际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存在方式，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关系建构和精神意义上的概念构序，可以从这三个维度理解国际空间的内涵。

1．从物理维度看，国际空间是物质的延展性实存

在马克思看来，空间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的绝对抽象，不是脱离自然的“先在之物”，而是物质世界和人类实践所依托的物质性延展，是以客观形式存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5 页。

② 董慧：《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9 期。

③ 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86 页。

④ 李春敏：《今天我们如何理解“空间”——兼论马克思空间分析的未来性》，《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8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具体”。在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时，马克思指出，“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①。马克思反对抽象掉物质具体规定性的纯粹理性，将空间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存在形式，同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时间和空间则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指出：“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② 因此，空间离不开物质存在。若无客观物质，空间便沦为空洞的抽象；若无空间，物质亦无从安放。空间不是物自身，却与物质共同构成客观实在的整体。空间与物质的这种“共在”关系，是在人类实践中得以确证和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生产出社会关系。“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③，这意味着人的本质内在地具有社会性，“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④。同时，“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⑤：社会并非脱离个体和物质性的抽象实体，不能把社会当作与个体相对立的纯粹外在之物；社会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所生成的具体规定性的总体，是具体和抽象的辩证统一。空间作为物质性自然的存在形式，需经人的社会化改造之后，才能获得属人的存在性意义。如果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空间便无从获得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定性，既不能进入人的思维世界，也不构成人化自然的现实内涵。

同理，国际空间亦生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它并非先于实践而存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揭示了国际空间生成的历史前提，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及其催生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前资本主义时期，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在空间上局限于民族或国家内部，流通范围有限，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空间”。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⑥。由是，人类实践的空间边界大为拓展，空间形态也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一，空间实践主体从个体上升到民族或国家层面；其二，空间格局从多元化的零散分布演变为二元对立结构，集中体现为农村与城市之间、未开化或半开化国家与“文明”国家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峙。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国际空间亦不例外。国家成为实践主体，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⑦，代表国家从事物质性实践的也是“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99—60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实中的个人”，他们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空间实践的主体，其实践首先具有物质性，它致力于打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将物质生产实践拓展至国际领域，并按照其意图塑造着二元对立的空间格局。由此，国际空间成为商品、货物与人员流动的场域，在工业实践的推动下与物质一同“呈现为”客观存在。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②。现实的、具体的工业实践及其所奠定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国际空间生成的历史前提，并以国家为载体展示并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从而赋予国际空间以实存意义。

2. 从社会维度看，国际空间是建构的关系性聚合

物理维度的空间实存证明了国际空间的物质基础，而社会关系的空间排列和聚合则是其本质所在。国际空间的客观性经由实践得以确证，其实践生成的属性决定了社会性为其应有之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学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则为阐明空间的社会建构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这个富含辩证思想的重要论断揭示了人的本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总体中加以把握：单个人并不具有超脱现实、超越历史的、恒定的抽象性，所以不能陷入抽象的固定的个人逻辑当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人的本质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生成于社会关系的交互网络之中。“总和”本身即内含着思维抽象的过程：唯有通过抽象，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才能被思维对象化。但这种抽象必须以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为内容，是一种有具体规定性的抽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反复演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理解这种“有规定性的抽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依据。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④ 政治经济学方法包含两条辩证关联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如劳动、分工、资本、商品、货币、价值等，就是经由这条道路被抽象出来的“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⑤。第二条道路则是“从抽象到具体”，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性的统一”①，也就是说，“一般的抽象”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具有具体的规定性，而不是黑格尔所谓思维自我运动的绝对存在。马克思以劳动为例，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法论。他指出，“劳动一般”这一看似古老的范畴，实际上和产生这一抽象范畴的社会关系一样，同属现代条件下的历史产物。“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②：虽然劳动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就已存在，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简单抽象，但一旦被思维对象化，它就获得了不同历史时代所赋予的具体规定性，因为任何抽象范畴“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③。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空间和国际空间。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在被思维对象化后成为“空间一般”，完成了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社会建构过程，具有普遍适用的表征意义；当思维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时，“空间一般”便获得了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呈现为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特定排列、集聚与交互形态。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④，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如果把空间抽象为最简单的规定，空间就是一种关系聚合，而一旦进入社会领域，“空间就不再是一个干瘪而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生产化（或实践性）的关系过程”⑤。

国际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空间聚合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展开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引发了地理空间的重组，它将一切民族裹挟进由资本主义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之中。通过殖民扩张与全球性的地理拓殖，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过去那种相互隔绝、彼此封闭、零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在资本的驱动下被逐一打破、重组与整合，由此形成了更大范围、日趋同质化的实践空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⑦。空间本就具有社会属性，国际空间则是社会关系在更宏观尺度上的生产与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多维、复杂的社会关系，如劳动关系、阶层关系、群体关系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 页。

④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48 页。

⑤ 付文军：《〈资本论〉的空间批判叙事及其社会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 年第 8 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36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逐渐聚合为更加单一、更具支配性的阶级关系，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然国际化了的空间，其具体规定性表现为雇佣劳动、机器生产、商品流通、自由竞争、资本积累、国际分工、普遍交往、世界市场等，其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中得以体现，并进一步衍生为城市与农村、强大民族与弱小民族、工业国与农业国、西方与东方等多重二元对立格局。“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①。从国际空间的分布格局中可以抽象出一种根本性的权力关系，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控制与支配。由于大工业消灭了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②，从而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接受并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性依赖催生了关系性依赖，后者构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支配和控制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③。支配权既是资本实现增殖的手段，也是资本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国际空间的具体历史形态中，这一抽象的权力关系直接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控制与支配。

3. 从精神维度看，国际空间是表征的概念性构序

国际空间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地生成的，这一生成过程的具体规定性，需要借助概念与逻辑加以把握。马克思反对脱离实践的纯粹思辨，但从不否认概念对现实的表征功能，他正是通过对交往、资本、商品、剩余价值等核心范畴的抽象，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本质。需要指出的是，概念对空间的表征并非无条件有效，唯有那些客观反映物质空间、揭示其内在规律的概念体系，才构成真正意义的空间表象。精神层面的空间表象是空间认知的必要环节，本研究以“概念性构序”加以指称。“构序”意指对空间概念本身的抽象，即把空间理解为秩序的概念化表达。相较于物理空间的物质性延展和社会空间的关系性聚合，概念性构序是更为抽象的思维实践，是对前两者进行思维加工的抽象物，但它不是脱离具体规定性的绝对抽象，而是有着具体规定性的思维抽象。

国际空间作为概念性构序的抽象形态，其具体规定性集中体现为物质财富的分布格局与不同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建构。物质性延展和关系性聚合作为独立客体存在尚处于自在状态；一旦被思维所把握，便转化为概念性构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构序的“抽象一般”可概括为“霸权秩序”，它同时对应着物理空间的财富剥削与社会空间的权力支配。人类的实践空间，通过劳动实现物与人的物理性配置，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年，第 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2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并通过社会性规则加以调节与规范，本质上呈现为一种秩序性模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较少直接使用“秩序”一词，但他们关于社会形态更替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无不内含着对社会存在与发展秩序的思考。在国际空间中，财富的极化积累与权力的结构性支配，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构造的双重二元对立秩序，质言之，现代世界秩序是资本权力的支配与统治关系①。从理论阐释的意义上讲，用“概念构序”表征国际空间，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空间秩序的基本形态及其内在规定性。“空间”本身是一个中性范畴，“空间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空间的政治性与历史性，但不能精准覆盖空间内部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而秩序概念更能凸显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与可辨识性。例如，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空间可概括为“霸权秩序”，而中国推动构建的国际空间则指向一种以主权平等、公平正义为核心内涵的新型秩序。

国际空间的概念构序虽是思维抽象，但其规定性须随物质性延展和关系性聚合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调整，因此本身是动态的、历史的。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作为抽象的一般范畴，只有结合具体发展的场合，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其加以考察，才能把握国际空间的内在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理解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②，将历史的根基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③ 历史不是脱离实践的抽象过程，而是物质生产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国际空间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中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规定性，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相对稳定的秩序结构，即霸权秩序。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这一秩序的暂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空间重组的同时，也不断制造着颠覆其自身秩序的现实力量。霸权秩序终将被更加合理、更为规范的秩序超越，国际空间将生成新的规定性，其概念构序也将随之获得新的历史内涵。

二、国际空间的运行机制及现代化后果

国际空间秩序的形成、转型与更替，始终受特定历史动力的驱动。在资本主义

① 参见兰洋：《世界秩序的政治哲学方案——马克思对斯密的批判》，《哲学研究》2025 年第 1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社会里，这一动力便是资本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① 资本的社会力量在其全球流通与增殖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不仅开创了国际空间的基本格局，而且决定了这一空间内部的关系形态和秩序结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②。资本及其运动所依托的商品、货币与生产要素，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将一切民族与国家纳入全球性的物质分布与空间重组过程，由此开创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并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力量非均衡集聚的空间秩序，西方现代化由此长期主导了国际空间的基本格局。

1. 资本的流通属性和增殖本性驱动了国际空间的生成

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催生了国际空间。资本是一个具有多重规定性的复杂范畴。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③，“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④。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必须借助物的形式获得现实表现，马克思说的这种“物”，在直接形态上通常指商品和货币。商品和货币虽先于资本而存在，但只有在机器大工业和劳动力商品化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二者才真正转化为资本。工业产品具有特定使用价值，但要成为商品还必须具备可交换性，因而流通内在于商品的规定之中，“流通的第一个前提是商品本身的流通”⑤。商品“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⑥，可以通过共同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从而获得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具体存在形式是货币，而货币一旦被把握为各种规定性的总体，并在以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中转化为资本，便上升为资本范畴。“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⑦，但货币本身并不天然就是资本。只有当流通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标时，货币才真正转化为资本。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⑧ 资本流通不断推动市场的扩大，将更多工业产品卷入流通领域，空间随之进一步拓展：“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⑨。当资本进入全球性流通，形成世界市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2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4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7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8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7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并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到全球，打破国家、民族、文化、人员及其他要素之间的隔阂，国际空间就形成了。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资本流通与人的普遍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① 生产与交往相互生成，没有交往就无法进行社会生产，而交往越普遍，人的相互依赖越深，社会生产就越发展。商品越丰富，空间流通越是多元而广泛，空间就越具有国际性，"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②。

资本的增殖本性持久驱动国际空间运行。商品和货币只有在表现为资本之后，才获得持续流通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③。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必然要求不断拓展全球性的流通空间与市场。资本流通是资本增殖的条件，而资本增殖则是资本流通的内源动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借助商品或货币的具体形态在流通中运动。"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④，不断开拓自己的空间，开创了世界市场。国际空间内货币和商品的流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性特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⑤，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续下去。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增殖本性赋予其塑造同质化空间的原初驱动力，它力图打破一切空间壁垒和地域限制，将整个世界作为持续增殖的场域，经济全球化正是其塑造同质化国际空间的逻辑结果。"资本逻辑对空间的同质化塑造体现为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及对社会空间的统摄。"⑥ 为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一方面力图将国际空间内的地理、自然资源及一切劳动要素纳入流通领域，实现资本空间化；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按照自身的面貌和利益需求进行社会关系的聚合与概念性构序，将流动的空间资本化，从而形成权力支配型的秩序空间及话语霸权。在国际空间初创时期，资本展现出似乎可以横扫一切的威力："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8 页。

⑥ 项久雨、高琪：《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5 年第 1 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1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 资本驱动国际空间产生的双重后果

资本流通与增殖所驱动的国际空间，为西方现代化的全球扩展提供了实践场域，并深刻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①。据此，国际空间的演变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相应的阶段：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时期的“一元主导”、两个平行世界市场时期的“差序重构”、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多元共存”。“一元主导”指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国际空间的主导地位，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强制性殖民手段，将所有国家与民族纳入资本主导的国际空间，并依靠资本剥削占据力量中心地位。“差序重构”指力量格局的动荡与分化导致力量中心的差序性重组与结构性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新中国成立以及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使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不同层次与功能的力量中心，差序性力量格局初步成型。“多元共存”指冷战结束后多个力量中心共存于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空间，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一元主导”格局逐步成为历史。经历上述三个阶段的演变，资本驱动的国际空间，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现代化的扩张逻辑，并产生了双重后果：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空间重组，使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又造成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与不平等积累，使空间正义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资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西方现代文明。相较于封建主义社会及其相互隔绝的空间格局，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国际空间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资本的增殖本性驱使其不断扩张，“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③，将生产力发展与物质财富积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标志性成就。不仅如此，资本还被赋予文明传播的功能，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扩散至全球空间，“创造出一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35、4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1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①，产生了文明普及效应，“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②。资本对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化所需的物质基础；其二，克服了过去“把自然神话化”③ 的现象，“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④，确证了现代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地位；其三，开创了具有变革性的国际空间及其秩序形态，为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积弊、实现对自身的扬弃提供了空间条件。

另一方面，资本造成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与不平等积累，严重破坏了国际空间的公平秩序。对此，可以从国际空间概念的三个维度加以解析。

第一，资本造成物质财富在国际空间分布的严重极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⑤ 资本在“一元主导”空间中如鱼得水，“它力图从发达的空间移动到不发达的空间而后再回到发达的空间，而此时这里已经由于资本的剥夺而变得不再发达，如此循环往复”⑥。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其流通过程本质上是财富掠夺的过程，“资本就像一场蝗灾。它看中一个地方，将其吞噬干净，然而再移动到另一处，同样将其吸干榨尽”⑦。空间作为物质的延展性实存，为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分布提供了栖身之所。科技越发展，经济全球化越深入，资本的马太效应便越趋显著，国际空间内的不平等现象也愈加严重。“从世界历史发展视野来看，全球化高峰的来临使得21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接近《资本论》合理抽象出的以‘纯粹形式’展开的资本主义本质及规律概念。”⑧ 财富的两极分化与不平等积累是西方现代化无法摆脱的结构性痼疾。

第二，资本造成权力关系在国际空间场域的聚合与分化。当资本的力量摧毁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理隔阂，将生产和消费都转变成世界性活动之后，垄断资本的国家就获得了影响他国的权力，成为国际空间内的力量中心。由于“资本不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⑤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⑥ 尼尔·史密斯：《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刘怀玉、付清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57页。

⑦ 转引自尼尔·史密斯：《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刘怀玉、付清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61页。

⑧ 郗戈：《“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物质性力量在空间中的流动必然带来关系格局的变化，因而资本会导致力量或影响力的集聚与弥散，从而形成权力关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由资本驱动的“支配—从属”权力关系，需要相应的政治安排予以固化。“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国家和社会”③。资产阶级在“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口号下建立起民族国家及其民主制度，但这个“虚幻的共同体”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工具而已。将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扩张至全球，是资本运行的内在政治逻辑。“支配—从属”的权力关系植根于西方现代化的深层结构，深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话语叙事，更是西方国家始终追求并试图长久维持的权力目标。弗朗西斯·福山一方面承认“制度只是特殊历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产物，不同处境的社会很难予以复制”，“孕育民主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是欧洲的独特现象”；另一方面却又声称“立宪政体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环环相连，脱颖而出”，“它造就的政治和经济体那么强大，以致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复制”④。这种看似客观、实则从骨子里流露出傲慢的西方强权观，恰恰暴露了其权力话语的内在矛盾。权力支配的空间关系格局为霸权行径提供了实践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奉为政治现代化的唯一范本，动辄以“人权”“民主”“自由”为旗号，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肆意对其他主权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甚至战争。近年来，国际空间内资本的竞争态势日益加剧，西方国家变本加厉地实施经济上的公开霸凌、贸易上的“长臂管辖”、军事上的武力胁迫，严重破坏了以主权平等为根基的空间正义，让国际社会面临退回野蛮掠夺殖民时代的现实危险。这一切既是由内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性与野蛮性所致，也是西方国家面对国际空间地位变迁而产生的不甘、愤懑与焦虑，以及维护霸权而不得的复杂心态相互交织的结果。

第三，资本造成霸权秩序在国际空间视域中的表征固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⑤。西方资本永无止境的占有欲望，驱使其不断超越自身界限——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在精神层面——全方位塑造国际空间内自我中心、排他性的关系结构，并进行相应的概念构序。米歇尔·福柯认为，“存在一种对知识的管理，一种知识的政治学，通过知识传递的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7—8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1—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11 页。

④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69、47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5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力关系”①。知识与权力通过资本实现交互建构：一方面，资本进入文化和知识领域，以产业化形式开展知识生产与国际传播，并从中攫取利润；另一方面，掌握资本的国家通过知识生产牢牢掌握话语权，将现实的物质支配进一步上升为对空间秩序的掌控权。“现代化=西方化”正是西方话语与权力合谋的典型叙事逻辑，其意图从根源到过程再到结果，全面塑造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普遍性与永恒性。资本的动力驱使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身面貌建构空间表征的意象，通过“线性道路”“单数文明”“种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理性标准”“普世价值”“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等理论叙事，系统性地建构“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②。马克思曾深刻批判“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的历史观，称其是“这一时代的幻想”③。西方意图将国际空间“支配—从属”的秩序结构加以固化，以概念构序的主导权维系霸权秩序的延续，然而因其内在的自我否定性，这一企图终将化为时代的幻想。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主动运筹公平正义的国际空间

正如资本和资本主义存在自我否定性一样，其建构的国际空间也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如何利用这种否定性来破解西方现代化主导的霸权秩序、维护国际空间的公平与正义，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不可阻挡。以中国式现代化主动运筹国际空间，既为自身发展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更加公平正义的发展空间，推动国际空间向正确方向演进。所谓“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就是积极主动地谋划、塑造、拓展与变革国际空间。毛泽东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⑤ 主动运筹国际空间，正是在物质延展、社会关系与概念构序等层面，通过物质的、具体的方法与路径，积极谋取战略主动与有利的空间地位，以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超越。

① 杰里米·克莱普顿、斯图亚特·埃尔顿编著：《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与地理学》，莫伟民、周轩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17页。

② 参见韩庆祥：《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546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主动运筹公平正义的物理空间，超越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的延展性实存

当今国际空间的运行依然受到资本逻辑的深层驱动，而资本具备“一般”与“特殊”的二重属性。“资本一般”体现资本的普遍本质，即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从来都是具体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会导向剥削与财富分布极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被规约为服务于以人为本、消灭剥削的生产关系。中国在参与和塑造国际空间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资本的正向力量，推动物质财富实现更公平合理的流动与分配，从而在扬弃资本异化的基础上，实现对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两极分化格局的超越。

资本在国际空间的自由流动可以大力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① 从理论上讲，消除全球物质财富的不平等积累，前提是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助力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做大全球财富总量。然而在现实中，在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逐利本性及其内在生产关系危机，并未推动资本向欠发达地区均衡流动，反而驱使部分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为了维护资本的自我增殖逻辑，当前部分国家依托不公平国际规则，滥用关税手段，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通过贸易、技术与规则壁垒制造鸿沟，人为阻隔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正常要素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财富失衡。习近平主席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② 只有让资本正常流入发展中国家，才能一起将蛋糕做大，实现财富的共同增长。中国发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加大发展资源投入”③，持续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互利共赢的境外投资合作”④，既是引导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更是推动中国投资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国际空间例证。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可以推动财富的公平分配。“一元主导”空间内存在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和分配机制，导致发展赤字有增无减，这是资本向少数国家集聚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219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55 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14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年，第 545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制度根源。习近平主席指出：“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为了破解上述赤字，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① 这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更是秉持“言必信、行必果”而落实到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正与各国一起“共当全球治理改革的实干家”②，以实际行动打造更多可视成果，全力推进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见效。如在经济治理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③，把推进经济治理改革作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内容，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的不合理全球治理格局进行重新塑造，革除国际空间不平等积累的流弊。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④。

扬弃资本统治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对增殖和普遍性的无止境追求，由于其生产关系的局限而遇到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无法克服自身的逐利性和野蛮本性，资本发展趋势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⑥，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过程性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终极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资本在此过程中会因生产关系的禁锢而自我扬弃。只有经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国际空间才能摆脱资本统治，人才能不再被异化资本所奴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

2．主动运筹“多极化”的社会空间，超越西方现代化权力支配的关系性聚合

曾经的国际空间是西方国家的“一元主导”空间，但随着力量中心的分散化，少数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习近平主席指出，“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⑦。由于资本不再完全由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资本，驾驭

① 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求是》2025 年第 20 期。

② 王毅：《深刻领会全球治理倡议重大历史意义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磅礴合力》，《求是》2025 年第 20 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年，第 547 页。

④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 年，第 21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1 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432 页。

⑦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资本的能力也在提升，经济发展的天平不再单向西方倾斜，国际空间内的力量分布呈多极化态势：美国不再“一家独大”，欧洲整体实力相对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在不断提升。力量中心的多元化改变了国际空间内二元对立的“支配—从属”社会关系，“多元权威格局”① 正在形成。在各国相互依存的 21 世纪，权力并不自动转化为权威，权威也无法单凭强制权力而生成。权威强调自愿服从，其来源具有多元性，历史传统、道义感化、协同组织、制度规范等都可能促成对方的自愿服从。经济全球化越是深入，世界越是呈现出多维发展空间，权威的来源就越多元，依靠武力强制、经济控制、关税压制等手段获取权威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不同维度力量分布和差异性、多元权威的生成，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空间内呈现出“差序性权威”② 格局，西方的一元性权威逐渐式微。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在社会空间维度表现为新矛盾产生并催生新的关系，即主权平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主席提出：“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的国际关系。”③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重构公平正义国际空间的时代强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承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④，本着力所能及的原则，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世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家一起实现“弯道超车”，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用实际行动消解“国强必霸”逻辑，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形成差序性权威格局、塑造公平正义空间的践行者、示范者、引领者。中国提出在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快速流动、交往频繁、互联互通的国际空间本质上就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并存、互尊互谅，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朝着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目标迈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重大超越。

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学者多将空间内的力量流变视为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如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与权力控制相等同。本研究更倾向于用“权威”来形容国际空间内的关系格局，因其遵循认同逻辑，强调规范、合法与自愿服从，能带来持久稳定的影响力，可被视为国际关系格局的通则；而权力遵循强制逻辑，强调命令、控制与绝对服从，这在西方现代化阶段虽可以得到解释，但在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当代国际空间则难以为继，因为强制有悖于主权国家原则与国际法。当然，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② 有学者将国际关系中的权威格局称为“差序性权威”，即“国家根据全球治理的功能绩效差异与空间位置分化，以非强制方式所积累的社会认可、支持追随与政治影响力”。这一概念是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提出的。参见曹德军：《差序性权威与新兴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6 期。

③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45 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4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3．主动运筹和合包容的精神空间，超越西方现代化霸权逻辑的概念性构序

西方现代化依靠“知识的生产”构造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为霸权秩序提供概念体系和逻辑支撑。有西方学者坦言：“如果社会科学要在21世纪取得任何进步，它必须克服业已扭曲其处理当代世界之问题的分析能力的欧洲中心论传统。”①知识的进步需要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禁锢，对霸权秩序进行概念性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通过构建独立于西方话语逻辑的自主知识体系与文明叙事，有效破解西方知识霸权及其建构的秩序，在建构话语平等的意义世界中消解话语空间霸权，推动霸权秩序向公平正义秩序转化。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中国思维、中国智慧、中国话语跳出西方“知识生产”的意义空间陷阱。西方国家凭借其话语体系及强大的传播与渗透能力，使很多非西方国家长期陷入“言必称希腊”的盲从与依附状态。福山承认，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总是“将强烈的规范化价值注入现代化本身”，坚信“现代化的好处总会一同到来”②。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是摆脱西方话语路径依赖、制衡西方概念构序主导权的有效路径。为此，“必须摒弃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依赖，跳出其构筑的认知牢笼，推动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跟着讲’转向‘自己讲’”③。“自己讲”蕴含主动运筹、积极建构之义，是空间的社会生成原理在意义世界的运用和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本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生成、消解西方现代化价值内核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跨越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并在超越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自我优先、‘国强必霸’逻辑的同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④。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全新的文明叙事消解西方霸权逻辑的概念构序。文明是人类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文明叙事是展示文明成果的意义表达，是概念构序的主要手段。文明既包含以客观形式呈现的物质成果，也包含被意义建构的精神成果，但归根结底都需要经历“知识的生产”过程，才能够为我们所感知、理解、接受。西方现代化以“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0页。

③ 崔唯航：《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逻辑》，《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2期。

④ 刘志刚：《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的跨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论”等话语叙事，企图将文明“格式化”“同质化”“普世化”。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是蕴含中国共产党根本价值立场、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体现中华民族性格和中华民族精神、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①。中华文明扎根于五千年的深厚土壤，以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将“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理念深深植入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②，倡导文明的独特性、平等性、流动性、开放性与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是解构西方文明叙事、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的坚定力量。

诚如前文所述，概念构序是动态的、历史的过程，所以文明发展是多线而不是单线的，是具体变化而不是绝对抽象的。西方理论“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③，借由线性文明叙事，把西方现代化描述成不可替代、不可逾越的文明发展道路，并抽象为恒常不变的“绝对精神”。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提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④ 的科学判断，将文明叙事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超越了以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目的的西方文明叙事，实现了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代表了正义空间的秩序建构。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人类现代化的文明版图”⑤，推动国际空间在物质性延展、关系性聚合和概念性构序等方面的转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

［2］《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

［3］韩庆祥：《文明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哲学研究》2025 年第 11 期。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荀寿潇

① 陈金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8 期。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43 页。

③ 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7 期。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16 页。

⑤ 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与“东升西降”》，《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coexistence are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uman civilization's development. The new civilizational paradigm, exemplifi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glob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d provide solutions to resolve the crisis faced by humanity's common development.

Th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 Western Moderniz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pace

Chen Zongqua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lways relies on a specific international space. From a phys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pace is the extensive existence of material;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it is the relational aggregation of construct; and from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it is the conceptual abstract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leverage the global flow of capital to drive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This capital-driven international space essentially embodies the expansionist logic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has produced dual consequences: on the one hand, it has enabled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led to severe polariz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wealth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toward hegemonic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the continuous entrenchment of the hegemonic order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practi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actively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pace's evolution, transcending the polarization, power domination, and hegemonic logic of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haped by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driving a shift toward just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Narrative that "Modernization Is Equal to Westernization"

Luo Hongjie

The narrative that "modernization is equal to Westernization" is not only a cognitive myth but also a false proposition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We must unequivocally expose and refute its essence of false ideology and elucidate the civiliz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socio-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roposition "modernization is equal to Westernization" is, in essence, a false illusion generated and perpetuated by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system, aimed at constructing an illusory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masks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refuted this proposition in both factual and value terms, exposing the essence of its discursive hegemony and the falsity of its ideology, and opening up the possibility of shaping a new order based on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symbiosi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